

中西绘画融合大师



Wu Guanzhong 吴冠中(续)

吴冠中 / 著

Great Master of Art in the World 世界艺术大师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Wu Guanzhong 吴冠中(续)

吴冠中 / 著

Great Master of Art in the World 世界艺术大师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界艺术大师. 吴冠中续 / 吴冠中著. --北京:
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0.5
ISBN 978-7-5039-4423-9

I. ①世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吴冠中 (1919~) - 生平事迹②吴冠中 (1919~) - 绘画-艺术批评 IV.
①K825.72②J20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78318号

世界艺术大师——吴冠中 (续)

主 编	吴可雨
责任编辑	张勍倩
装帧设计	北京梓耘书舫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	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
网 址	www.whyscbs.com
电子邮箱	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	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 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890×1240毫米 1/12
印 张	21.6
字 数	43千字
图 数	191幅
书 号	ISBN 978-7-5039-4423-9
定 价	16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Contents 目录

艺术生涯 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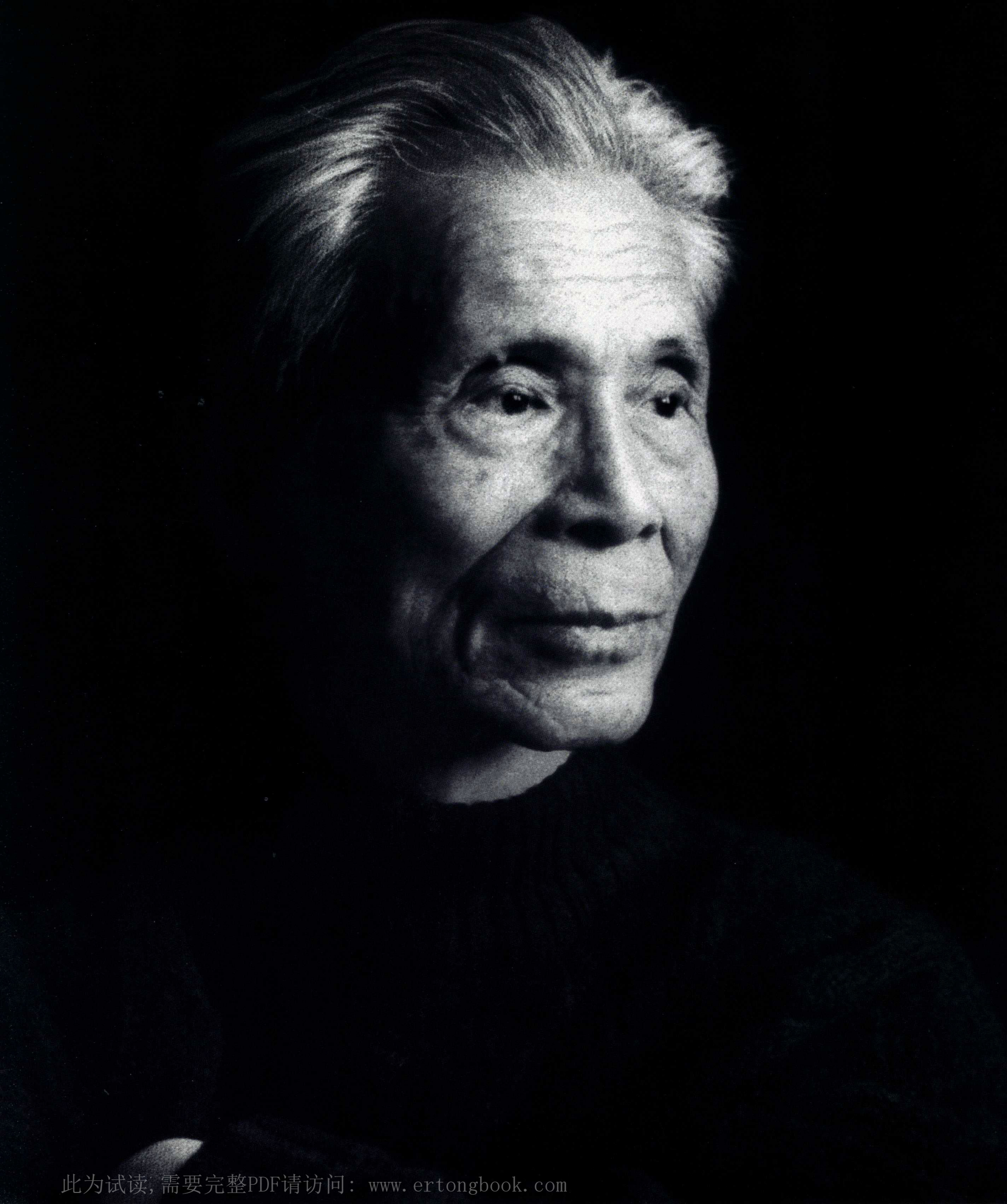
- 望尽天涯路——记我的艺术生涯 3
- 霜叶吐血红——自己的心路历程 64
- 横站生涯五十年 82

艺术游历 89

- 巴黎缘 89
- 又见巴黎 90
- 北欧行 94
- 水乡四镇 110
- 风景写生回忆录 122

艺术独白 167

- 何处是归程——现代艺术倾向印象谈 167
- 土土洋洋 洋洋土土——油画民族化杂谈 174
- 魂寓何处——美术中的民族气息杂谈 186
- 我的创作心路 196
- 心灵独白 224



艺术生涯

望尽天涯路——记我的艺术生涯

1982 年春天的一个下午，我和秉明走进巴黎私立的业余美术学校“大茅屋”。

30 年前，我每天上午到巴黎美术学院学习，下午参观博物馆、画廊，到鲁弗尔美术史学校听课，晚间除去补习法文的时间外，便总是在这里画人体速写。

“大茅屋”虽非茅屋，也确是简陋的，但这里麇集着世界各国的艺术家，男女老少人头济济，还是老样子，旧气氛。只是我没带画夹，也忘掉流失了的 30 年岁月。

出了“大茅屋”，我们进入附近一家小咖啡店，也是 30 年前常去的老店，相对坐下，额头的皱纹对着额头的皱纹，昔日的同窗已是两个年过花甲之人。雕刻家熊秉明现任巴黎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的主任，我呢，是以中国美术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，刚访问了西非三国，路经巴黎返国。我总忘不了秉明讲过的一个故事，说有三个寓居巴黎的俄国人，他们定期到一家咖啡店相聚，围着桌子坐下后，便先打开一包俄国的黑土，看着黑土喝那黑色的咖啡。我很快意识到忘了带一包祖国的土，那撒进了周总理骨灰的土！我立即又自慰了，因我很快就要飞回北京，而秉明近几年来也曾两度返国。

那是多年前的事了，他写信告诉我，他将自己的寓所题名“断念楼”。在恋爱纠纷中，

爱憎的交错中，人们也许下过断念的决心，但对母亲，对祖国之爱，真能断念吗？我复信偏偏直戳他的痛处：“楼名断念，正因念不能断也！”

留在巴黎的老同学不止秉明。还有法学博士志豪、史学家景权及著名画家无极和德群，他们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，为祖国争得了荣誉。秉明问：“如果你当年也留在巴黎，大致也走在无极、德群他们的道路上，排在他们的行列里，你满意吗？”我微微摇头，秉明也许知道我会摇头，这摇头的幅度远及 30 年、60 年！

1946 年，我和秉明等 40 人考取了留法公费，到巴黎学习。我曾打算在国外飞黄腾达，不再回没有出路的旧中国。凭什么站住脚跟呢？凭艺术，为艺术而生是我当时的惟一愿望。花花世界的豪华生活于我如浮云，现代艺术中敏锐的感觉和强烈的刺激多么适合我的胃口啊！我狂饮暴食，一股劲地往里钻。鲁迅说，吃的是草，挤的是奶。但当我喝着奶的时候却挤不出奶来，我渐渐意识到：模仿不是艺术，儿童和鹦鹉才学舌。虽然水仙不接触土壤也开花，我却缺乏水仙的特质，感到失去土壤的空虚。当别人画圣诞节时，我想端午节，耶稣与我有什么相干！虽然我也没有见过屈原，但他像父亲般令我日夜怀念……我不是一向崇拜梵高、高更及塞尚等画家吗？为什么他们都一一离开巴黎，或扎

根于故乡，或扑向原始质朴的乡村、荒岛？
我确乎体验到了他们寻找自己灵魂的苦恼及其道路的坎坷。我的苦闷被一句话点破了：“缺乏生活的源泉。”

憎恨过政治腐败、生产落后的旧中国的游子怀乡了！故乡的父老兄妹是可亲的，可惜他们全都看不懂我的艺术，无知是他们的罪孽吗？贫穷绝不是他们的过错。我们画室来了一个体态美丽的模特儿，受到大家的赞扬，但只画了三天便旷课不来了，别人说她投塞纳河自杀了。不知她为什么自杀，但我眼前却浮现了童年见过的几个上吊和投河的青年女尸，她们原都是我认识的美丽的佳人。

回想当年离开上海到欧洲去，是搭的美国海轮，船将抵意大利的拿波里港，旅客们将登岸换火车。船上头、二、三等舱的旅客纷纷给服务员小费，一二十美元的小费人家看不上眼，我们四等舱里的中国留学生怎么办？开个紧急会，每人出一二元，集成数十元，派个代表送给服务员。人家美国人说，不要我们四等舱里中国人的小费。有一年暑假我在伦敦度过，经常乘坐那种二层楼似的红色汽车，那车中售票员挂着皮袋，售票的方式同今天北京的情况仿佛，也同时用硬币和纸币。有一回我用一个硬币买了票，身旁一位胖绅士接着拿出一张纸币买票，售票员将刚才我买票的那个硬币找补给他，他轻蔑



1931年，在宜兴县立鹅山小学读书时的吴冠中

地摇摇头，售票员只好另换一个给他。

巴黎美术学院与鲁弗尔博物馆只隔一条塞纳河，一桥相通，趁参观人少的时候，我们随时可进馆去细读任何一件杰作。我一人围着米洛的维纳斯转，转来又转去，正好没有什么人参观，静悄悄的，似乎可以同爱神交谈哩。大腹便便的管理员向我姗姗踱来，我想他大概闲得发慌，来同我谈谈艺术解闷吧，便笑脸相迎。他开口了：“在你们国家哪有这样珍贵的东西！”我因缺乏急中生智的才华而受惯了闷气，这回却突然开窍了：“这是你们的東西吗？这是希腊的，是被强盗抢走的。你们还抢了我们祖先的脑袋，吉美博物馆里的中国石雕头像是怎样来的？”



玉米 1953 年 油画纸板 32cm X 40cm

1982 年从巴黎返国后，我又去了西安，在霍去病墓前，在秦俑坑前，在碑林博物馆的汉唐石雕前，我想号啕痛哭。老伴跟随我，还有那么多观众，我不敢哭。哭什么？哭它太伟大了，哭老鹰的后代不会变成麻雀吧！

我的老家在宜兴县的农村，家里有十余亩水田，父亲是乡村小学教员，本来还可成小康之家吧，但弟弟妹妹有七八人，生活就很不容易，我必须外出寻找生路，去念不用花钱的无锡师范。为了节省路费，父亲向捕鱼为生的姑父借了他家的小小渔船，同姑父两人摇船送我到无锡去投考。招生值暑天，为避免炎热，夜晚便开船，父亲和姑父轮换摇橹，让我在小舱里睡觉。但我也睡不好，因确实确实已意识到考不取的严重性，自然更未能领略到满天星斗，小河里孤舟缓缓夜行的诗画意境。小船既节省了旅费，又兼作宿店和饭店，船上备一只泥灶，自己煮饭吃。但船不敢停到无锡师范附近，怕被别的考生及家长们见了嘲笑。从停船处走到无锡师范，有很长一段路程，经过一家书店。父亲曾来此替小学校里买过一架风琴，认得店里的一位伙计，便进去问路。那伙计倒还算热情，引我们到路口代叫了一辆人力车。因事先没讲好价，车夫看父亲那土佬儿模样，敲了点竹杠。父亲为此事一直唠叨不止，怨那伙计：“见鬼，我要坐车何必向他问路，坐车哪有不先讲价钱的！”



1946 年夏，吴冠中和朱碧琴在重庆合影

老天不负苦心人，他的儿子考取了。送我去入学的时候，依旧是那只小船，依旧是姑父和他轮换摇船。不过他不摇橹的时候，便抓紧时间为我缝补棉被，因我那长期卧病的母亲未能给我备齐行装。我从舱里往外看，他那弯腰低头缝补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。后来我读到朱自清先生的《背影》时，这个船舱里的背影便也就分外明显，永难磨灭了！不仅是背影时时在我眼前显现，鲁迅笔底的乌篷船对我也永远是那么亲切，虽然姑父小船上盖的只是破旧的篷，还比不上绍兴的乌篷船精致。庆贺我考进了颇有名声的无锡师范，父亲在临离无锡回家时，给我买了瓶汽水喝。我以为汽水必定是甜甜的凉水，但喝到口，麻辣麻辣的，太难喝了。店伙计笑了：“以后住下来变了城里人，便爱喝了！”然而我至今不爱喝汽水。

师范毕业当个高小的教员，这是父亲对我的最高期望。但师范生等于稀饭生，同学



北京清真寺 1954年 水彩纸 46cm x 36cm

们都这样自我嘲讽，我终于转入了极难考进的浙江大学代办的工业学校电机科，工业救国是大道，至少毕业后职业是有保障的。幸乎？不幸乎？由于一些偶然的客观原因，我接触到了杭州艺专，疯狂地爱上了美术。正值那感情似野马的年龄，为了爱，不听父亲的劝告，不考虑今后的出路，毅然转入了杭州艺专。下海了，从此陷入茫无边际的艺术苦海，去挣扎吧，去喝那一口一口失业和穷困的苦水吧！我不怕，只是不愿父亲和母亲看着儿子落魄潦倒。我羡慕没有父母，没有人关怀的孤儿、浪子，自己只属于自己，最自由，最勇敢。抗日战争爆发了，我随艺校迁到内地去，与沦陷区的家乡从此音信断绝，真的成了浪子，可以尽情地、紧紧地拥抱我将为之献身的艺术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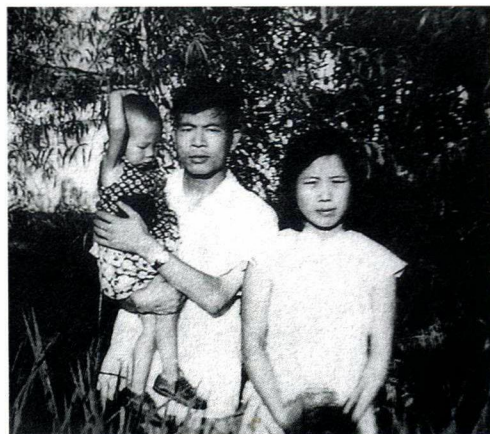
“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。”青年人总是不安于自己的现状。我已经当了大学的助教，已经超出了父亲的当小学教员的最高期望。大学校长在一次助教会议上说：“助教不是职业，只是前进道路中的中转站……”当时确实没有白胡子助教，要么早已改行了。留学，这是助教们惟一的前程。夜深沉，我们助教宿舍里灯光不灭，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留学生预备班。我的老师们大都是留法的，他们谈起过勤工俭学的留学生涯，也有因没有路费便到海轮上充当水手混出国的，自然这也便是我追踪的一条窄路了。没有钱，只

要能出国，便去做苦工，或过那半流浪式的生活也情愿，一切为了至高无上的艺术！但要混，首先要通法文，否则怎么混得下去呢？后来我才知道，不通法文混下去的“留学生”也还是有的，那就是靠了娘老子给的许许多多的钱。我于是下决心攻读法文。在艺术学校时奋力钻研艺术技巧，对法文学得很马虎。亡羊补牢，犹未为晚，我利用沙坪坝大学区的有利环境，到中央大学外文系旁听法文，同时兼听初、中及高级班法文，饿得慌啊！经人介绍认识了焦菊隐先生，跟他补习法文；又经人介绍认识了近郊天主堂里的法国神父，只要他约定了时间，无论是鹅毛大雪或是暴雨之夜，泥泞滑溜的羊肠小道，从未能迫我缺一次课。精力还有剩余，到重庆旧书店里搜寻到一批脏旧破烂的法文小说，又找来所有的中文译本，开始逐字逐句对照着读，第一本读的是《茶花女》，其后是《莫泊桑小说选》、《包法利夫人》、《可怜的人们》……书读了高高一堆了，每读一页，往往得花上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，手里一直捏着那本已被指印染得乌黑乌黑的字典。当时吃的糙米饭里满是沙子、稗子、碎石子，人称“百宝饭”，吃饭时边吃边捡，全神贯注，吃一碗饭要花许多工夫。我突然发觉，这与我读法文捡生字时是多么相似！捡，捡，那一段捡生字和沙子的生活多值得怀念啊！

喜从天降，日本投降了。此后不久，教



1948年，吴冠中在巴黎凡尔赛宫前



1950年夏，吴冠中夫妇和长子可雨在宜兴老家

育部考选送欧美的公费留学生，其中居然有两个绘画名额，我要拼命夺取这一线生机。我的各门功课考得都较满意，惟有解剖学中有关下颌骨的一个小问题答得有些含糊，为此一直耿耿在怀，闷闷不乐。到沙坪坝街头去看耍把戏解解愁吧，那卖艺人正摆开许多虎骨和猴头，看到那白惨惨的猴头下颌骨，真像箭矢直戳心脏似的令我痛心！直到几个月后，留学考试发榜，我确知被录取了的时候，这块可恶的下颌骨才慢慢在我心头松软下去。

我到了巴黎了，不是梦，是真的，真的到了巴黎了！头3天，我就将鲁弗尔博物馆、印象派博物馆和现代艺术馆饱看了一遍，我醉了！然而我的黄皮肤和矮小个儿，那一身土里土气的西装，受不到人们的尊敬。虽说明显地表示蔑视的事例不算太多，但触及自尊，谁不敏感呢！有一回我到意大利偏僻的小城西乙那去看文艺复兴早期的壁画，在街头，有一个妇女一见我便大惊失色地呼叫起来。她大概是乡下人，从未见过东方人，她的惊恐中没有蔑视和恶意，但通过她这面镜子，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我用人家的语言同人家谈话，说得不如人家流畅，自己很感别扭，心情不舒畅。在国内，我曾以能讲点法语为荣，在巴黎，反因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同人家谈话，感到低人一等！留学，留学，留在异邦，学人家的好东西，

那些好东西自己没有，委屈些吧，忍气吞声也要学到手。我曾利用假期，两次到意大利参观博物馆，却一回也没有进过餐厅。面包夹香肠比重庆的百宝饭要高级多了，但找个躲着吃的地方却不太容易。

半年，一年，我首先从同学和老师处逐渐地得到真心实意的尊重和爱护。绘画这种世界语无法撒谎，作品中感情的真、假、深、浅是一目了然的，这不是比赛篮球，个儿高的未必是优胜者。在3年公费读完的时候，苏弗尔皮教授问我：要不要他签字替我申请延长公费？我说不必了，因我决定回国了。他有些意外，似乎也有些惋惜。他说：“你是我班上最好的学生，最勤奋，进步很大，我讲的你都吸收了。但艺术是一种疯狂的感情事业，我无法教你……你确乎应回到自己的祖国去，从你们祖先的根基上去发展吧！”教授感到意外是必然的，我原计划还要住下去，如今改变初衷，突然决定回国，也出乎自己的意料。天翻地覆慨而慷，从异邦看祖国，别人说像是睡狮醒来了。不，不是睡狮之醒，是多病的母亲大动手术后，终于恢复健康了。我已尝够了孤儿的滋味，多么渴望有自己健康长寿的母亲啊！那时，解放区的两位女代表在巴黎一家咖啡店里，同我们部分留学生相见，张挂起即将解放的全国形势图，向我们讲解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，欢迎我们日后回国，参加新中国的建设。形



井冈山五马朝天
1959年 油画木板
61cm × 46cm



海南岛香茅加工厂
1960年 油画木板
61cm X 46cm



海南岛木棉林 1960年（画面年代为后补，有误，实际创作年代为1960年） 油画木板 46cm×61cm



椰林与牛 1960年 油画木板 46cm×61cm